



莊子註疏

大正之六六

二  
一

服部文庫  
イ 17  
2074  
9



117  
2074  
9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郭象注

則陽游於楚疏

姓彭名陽字則陽曾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

於王王未之見疏

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曰夷節林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

之見

夷節歸

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

我於王疏

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曰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其

談薦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疏

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

貪榮情速故感林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疏

奚何

曰夷節字則陽於王未用而歸也

莊子雜篇則陽

口定者言且無定語也彭陽好進改以隱者語之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

口顛迷言真之定頃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知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為善乃相舉以為自檢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賜者得風則其冷如冬各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好進其不足者世故也女以意也如執器之以灌禦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

口形尊而嚴言情勢以隄下也聖人而不救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掩自屈也非其人孰能屈持其身以事之有倭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傾故聖人其躬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交雜用之意至公尊者志其爵祿而處下士化尊為卑也窮万物之理以目象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俱

也稱公閱休言已不姓故問何為度聞所以曰冬則獨覽于江復則休乎山

焚者有適而問者曰此言也言此者以抑楚傍也

亦茂林也隆冬刺覽於江者以適適感復暇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事

也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

為人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真乎富

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于上也疏顛真猶迷沒言夷節之交游堅

固意在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真德而有俗

知不能虛談以從神而好任知以于上託教如此猶自不能况我守愚若為堪

薦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有進故德薄而

名消毀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已於王者夫惠者假衣消疏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威德也

加春賜者及冬平冷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疏夫遭凍之

煙被賜之者遇水便流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

其義雖非人事實須天時履道達人休無近患不進彭陽亦介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夫倭人正德其孰能持焉疏儀形有南向之尊威嚴

猶如暴虎楚王倉生必無赦者自非謂倭之人不堪任

使君履正懷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乎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而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而以道

德為榮故其家人疏禦寇居鄭老萊在楚毒奴窮窶而不謙貧之可苦樂在其內賢士尚然况乎真聖斯

只其於人世循乎万物之理而畧解空守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歡醍醐是也且聲謂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手人並立而使入化

只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飯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故居而其所施一本知間暇殊不容力言皆自而一間其所施皆言其在家在鄉各得也是其遠猶言人之

廣量相遠如其哉蓋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物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言又不若美而者言處節使人也彼亦存進者也所以進汝公王我豈言似彼耶此鄙薄其節之意也父子之宜彼其乎飯居是句  
只一縷縷有陰陽花  
往來相目而不已之意  
只一縷者精粗合而為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蓋周備精粗合一之妙所以猶不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自然者也拙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為皆復於天全而不自然為去故曰天為師全之者也稱名也

忘貪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

之在身故使王公疏 韻光為窮蹟迹為達哀公德友於失其所以為高屈文軒轅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

則尊不拘品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之心而為卑下之行也

為樂不以為為 疏 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

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 不喪我 疏 物而不喪我動不傷寂而常

守於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人各自得斯飲 疏 蔭庇群

蒼史中執之道各得其與入並立而使人化望其風 疏

心滿腹而飯豈勞言教和光同塵斯並立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飯居使彼父子

各反其真斯人化也

其 雖復混向貴賤而倫叙無虧故父子而一間其所

所 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其所施同天地之

施 德故間靜而不一 疏 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 故曰待

人心者若其遠也 疏 是以此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

公閱休 欲其魏楚王而從閱休將 疏 此總結 聖人達綱

縷 所謂 網縷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懸解體知物 但託而 境空幻豈為塵網所縈閱休雖未極乎道故

說之也 周盡一体矣 無外內而 疏 夫智周萬物窮理盡

一体 而不知其然性也 不知其然而自 疏 能所相應境

所以莫弁其所然 復命攝作而以天為師 拙者自作莫不

故與真性符會

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

復命而師疏反於真根復於本念雖復搖動順物而人

其天然也疏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一義也

曰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及端多計較能有元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時

則從而命之也疏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疏命名

道聖人無名字為有清塵疏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

將有為有行而居於命人亦知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停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專美鑑之喻

則從而命之也疏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可慕故人從復而名之疏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

曰妍生於醜若不定足以醜有則亦不自知其妍有疏憂念前種是憂端之所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言終無已我既無憂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曰鑑美之喻

有止也若之何疏任知其行則疏任知為物憂患新生心

念慮寧有在時假疏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

美於人也疏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

則莫知其美於人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非照照物

之聖人人與之名疏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為鏡言人

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聲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

其可喜也終無已疏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

鑑由聞知則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表在無情不問怨

有時而廢也疏親照恒平等若令不聞不知鏡亦不照

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

焉能久照乎只為疑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好之亦無已性也疏若性所不好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

既非矯性疏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

所以無窮

入也疏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

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疏被蒼生

息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

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

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疏湯然此百姓為

勿拘而道合於

口文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其真之性矣

口久移而身其旧國  
都必有暢然之意言  
有所感也縱使入其旧  
國之中人物已遷在陵  
之上草木皆荒然猶存  
之昔日一失其允但  
有一分相似也猶且暢  
然有感而况未道之人  
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  
見聞其所自聞者草木  
然自有之物不喜不悲  
人所謂本來面目本也  
風光使是此意七尺之  
臺最高也也懸於樂  
象多也間猶言雀籠  
開作也外其高之地而  
聽交奏造作之樂可以  
變動世俗之耳目而况  
古之聖人以居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乘之其自外之高也如何

口環空中之物屢  
喻也無終而無始終  
始如一也無幾無時  
無古今也幾者時節  
之變也日与物化耳  
物俱往日新大新即我  
之所得一不化底如  
此用出来舍者去也隨  
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  
不舍去故習而聖道也  
冉相氏即古聖人也

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夫聖德遐曠揚物無私亭  
平聞知則有時而表也 疏 夫聖德遐曠揚物無私亭  
聞而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所安故 疏 安定也夫靜而與善同德動而與陽同故無不動靜也  
能火 疏 故能疾雷破山而恒定大風振海而不驚  
率其真性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  
失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 舊國舊都望

之暢然 得時猶暢然 疏 國都喻其真性也夫以失本邦  
况喪道日淹逐末來以今 雖使在陵草木之緒 緒谷  
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是所掌見聞所  
况体其体用 疏 緒谷也旧國旧都荒廢日久在陵險阻  
其性也 疏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是所謂

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况喪道日久流浪生  
死忽然及季會彼真原飯其車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  
其為樂也 以十尺之臺縣堦間者也 衆之所習雖危猶  
豈易言乎 疏 九聖人之無危

疏 七尺曰尺七尺可謂危懸人衆救登遂不怖  
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况得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  
相氏得尹環中以隨成 冉相氏古之聖王也 疏 冉相氏  
前無為皇帝也環中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 與物無  
之道体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度品

終無始無幾無時 之俱往 疏 無始無過去也無終無未  
体化合變與物俱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  
往故無三時也 常無我故 疏 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  
常不化也 疏 常寂故疑寂一道幾然不化 闔嘗舍之

夫  
夫

夫

口一師天、一言以自  
然為法而無法自然之  
名不遇與物相順而已  
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  
於為事則未如之何矣  
總有為事之意便非  
自然也有人有為也天  
無為也非惟無有為  
之迹亦併與其無為  
者無之曰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  
物之迹也非惟无有物  
之迹亦併與其無迹者  
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行乎斯世未嘗不  
與人同於人世初無齊  
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  
替不廢也方行俱備而  
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

之備而水血各物云云  
其老而也通者法著端  
溺之意也與道為一則不  
未而自合若未合於道則  
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其  
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  
伊尹學焉而臣之莊  
子把這一句知 名換字  
以其官為司御又曰門尹  
登恒皆是彼此說怪說  
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  
也湯臣以尹為師而不為  
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  
不固湯之無為也自得  
万物之成理而隨之自  
然無為自然之地使  
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官故  
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  
言湯元為而尹有為也湯  
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  
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  
為之名也

為者何不試 闔何本也言体空之人宜於造物千變  
舍其所為乎 疏 萬化而與化俱往 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乃得師天 疏 師者仿效之名天者  
自然之謂夫大塊造

物學性而動若有心師學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  
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疏 殉者逐也求也

何 雖師天猶未免於殉矣足事哉師 疏 殉者逐也求也  
夫有心防物造

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寧其本性也矣足以為修其事  
業乎尚有所求故是殉也夫師天猶有稱殉况捨已逐

物其如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之何 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入天雙遺物我兩忘

物疏 既曰無終何嘗有始寧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泯其合之也若之何

都無乃 疏 替廢也泯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  
真合 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恭備經之矣而未嘗

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道如何仿效方欲契真固不可也

恒為之傳之 委之百官 疏 姓門名尹臣言門尹官號也  
而不與焉 疏 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志懷順

物故得良臣御事託為師 從師而不固 任其自聚非固  
傳支點端拱而不為也 之也縱其自散

非解 疏 從任也固聚也虛談無為委 得其隨成為之司  
之也 任師傳終不積聚而為已功

其名 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也而湯 疏 良臣受委  
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不功在已也 隨物而成

推功司御 之名羸法得其兩見 適定也故曰羸然無心  
各不在已 多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

者寄治於群司則 疏 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  
其名迹並見於彼 疏 迹之法並推是師傳而不與焉故

其各迹並見於彼 疏 迹之法並推是師傳而不與焉故

口之各此名也龜餘也到也言此名之在也開是到也猶言長物也亦見身与名爲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混然之一者故曰得其小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奇持而孔子又慕之畫其思慮將以爲輔相於斯世言丈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是誠侮聖人之意

名法二事俱顯於彼贏然仲丘之畫慮爲之傳之仲丘開故功成功成弗居也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疏傳輔也孔丘聖人志懷絕慮故能用化群品輔容成氏曰除日稟自然若蘊纖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無歲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爲有死生時叙之名耳爲計於時日故有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死生死無也矣故歲日計除焉無內無外無內外也疏內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魏室與田侯牟約田侯有內外歲日既遺物我何施牟皆之魏室怒將使人刺之疏齊威王也各牟桓公之子田桓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皆之故魏侯嗔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

年魏惠八年犀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而以匹夫從離孫名何爲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離猶報讎也夫君入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行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乘之事故可羞

民係其牛馬將軍孫行請專命受鐵率領甲卒二十疏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叙勳使其君內執孫齊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擊也國破人亡而懷志怒故執氣蘊於心雍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折其脊旋師獻獸不亦快乎

阪本國宗廟之前獻歌也

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擊也國破人亡而懷志怒故執氣蘊於心雍疽發於背也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扶其背折其脊旋師獻獸不亦快乎



口一晉靡刑錄之入城築之所後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後者以為苦矣

口一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表也而屋自終之用其猶壞真已成之城也行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言兵不言矣故曰君來其道而已矣

李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

之此晉靡之所苦也疏季姓也子者有德之稱魏之賢臣也晉靡徒役人也李子懷道

不用征伐聞犀首請兵設誓而進諫夫七丈之成用功非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監遭辛若此

起釐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行亂人不可聽也

疏干戈靜息已經七季偃武修文王者華子聞而醜之

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易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

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

謂真勤于戈故是禍亂人此公孫行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李子也

謂伐者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免於亂人此華子自遣之書也君曰然

則若何疏華子遣蕩既深王不測其所曰君來其道而已矣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來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

度解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疏

蝸者蟲各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謂蝸牛有兩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云我識之矣

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

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識知所爭者若

口一蝸角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矣故曰請為君與之

口一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

曰無窮太虛之間也  
通達之國即中國也自  
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  
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  
存若亡乎杜子表曰俯  
視此一氣焉能分皇劫  
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  
魏又為小矣

曰梁是其都也魏國  
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  
小也於所都之中而求  
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  
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  
之則觀王之身身如用  
之齒何異故曰無升  
言其同也

曰一陶然若有亡者然  
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  
爭也蓋猶有數比之氣  
笛者有嗚然之色若  
以劍首而吹則一吹而  
已言其全無也此意  
蓋謂有道者之前與欲  
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  
无所容其言也

此之細也則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蚘氏頗相戰爭殺  
天下無爭矣傷既其不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

君曰噫其虛言與疏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曰臣請為

君寡之疏必謂虛言請陳實錄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疏君

意則察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質魏侯君曰無窮疏魏侯答云上下

知遊心於無窮而及在通達之國疏謂今四海之內也若

存若亡乎疏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

如有如君曰然疏今自以四海為天然計在然猶知此

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於魏中有梁疏昔

河東國魏為魏魏為強秦所逼徙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於梁中有王王與

蚘氏有弁乎疏弁別也王之一身處於六合欲論大小

也君曰無辨疏王與蚘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

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疏自悟已之所爭

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疏與蝸角無別也

君惘然若有亡也疏自悼所

而行君覺已非惘然疏惘然悵然貌也

聖人不足以為之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

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吹劍首者峽而已矣堯舜人之

聖人不足以為之

曰夫吹管也猶有嗚也

口蟻丘之地有賣糶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

口登極者其屋極而聖人也

糶、粉也

口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

口自埋於民自藏於民間也辟鄰之藏廢於比鄰人亦不知之也其言銷逃名也

所譽也道堯舜於其晉人之前辟猶一吹也是聞疏大

也吹小也也夫吹竹管也猶高大吹叙首也則微火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感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叙首吹也首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疏也漿賣糶也

水之家仲丘適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其鄰有夫

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糶後何為者邪疏極高也總衆聚也

孔丘應聘門徒甚多車馬威儀驚異常俗故漿家鄰舍男女群聚共登賣漿處觀視仲丘子路不識是以怪問

仲丘曰是聖人僕也疏古者淑人君子即聖人孔子名宜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

聚衆多者是市南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

糶疏混迹泥滓同塵混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損其其志無窮總是疏聲答也消滅也一榮塵生也

其心無極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疏口應人間心恒

言言未方且與世違而心不肖與之俱心與世異疏道與俗

於世虛心何累不與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疏寂寥

物同此心迹俱異也無水而沈也疏塵沙

辟無水而沈是其市南宜僚邪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

謂陸沈也子路請往召之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孔子曰已矣疏已止也彼必不

乘幸止勿與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知丘之適楚

口沈不在水而在陸

口著在已著謂悉知

口著在已著謂悉知之者知也

口使人多言之人也

口何以爲存言其必  
去而不由矣其室虛者  
逃而去恐夫子言之疑  
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口封人固耕而政  
莊子又以爲字

也以五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五爲僨人也疏

彼且僨也著明也知五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道  
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五爲詭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僨人也蓋聞其言而兄親見身卒疏

之人寧性識直其於邪佞耻聞而何以爲存以從其志

其言况自視其形良非所願而汝也存也豈影消色反

疏而汝也存也豈影消色反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果逃疏仲由無鑑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度觀風

去也疏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墮也長梧封

人問子牢曰君爲政分肉莽治民焉分滅裂

不盡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

其分疏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人

也爲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分肉不用心也滅裂輕薄

也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

介搔擾封人有昔予爲采耕而肉莽之則其實亦肉莽

道故戒子牢而報予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疏

草也耕地不深鋤治不熟至秋收刈予來季變齊深其

獲實不多皆由疎略故致斯報也其木繁以滋予終年厭食疏

耕而熟穫之功盡其分無爲之至也齊根也種禾也去歲爲田已遭飢饉今年藝植故

深耕耕之墾既深鋤穫又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

竟歲足食故其宜矣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疏今世之人澆泮離薄馳情欲境倦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

也

口東坡說實傲此

口變齊首並各易其法

厭殫飽食也

口一惡好也也聲也  
也好惡之言其聲也  
之性猶言善也聖人  
其心之性既散則  
其口之欲之長如  
老弱之病其身言  
皆長也

口一其助也以物欲而助  
其形則視聽言動起  
居飲食言失其自然  
之理故曰尋擢吾性  
其動也擢也始者  
真性只為之蔽塞及  
其甚也斯已去而  
之是天理盡滅真性  
既失氣亦為病故有  
此者有損於性者不  
其所出則感病也並  
清者通少道亦病也此  
散位之病也病在自內熱散位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首終之要其也

窮精淫亂過度也

口一莫為焉莫為殺入  
者攻之所以殺罪而囚  
者或為盜卒或為殺人  
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

聞此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象為夫遁離

而論之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象為夫遁離

眾為之所致也若各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真

至其極則何患也疏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殉

逐分外多端疏故凶禁其性者欲惡之尊為性疏尊

有為故也疏稷欲惡疏稷欲惡傷真性皆由凶非淫為故致其然也

傷正性疏稷欲惡傷真性皆由凶非淫為故致其然也

薰葭始萌以技吾形疏形技疎則疏薰葭亦蘆也又穢中

疎風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扶疏

其昏濁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未兆易謀也疏尋擢吾

性以欲惡引性疏尋引也擢按也以欲惡之事誘引疏並

不止於當疏其心遂使按擢真性不止於當也疏並

潰漏發不擇所出票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疏此凶禁之

性者安以不疏潰漏人於瘡也票疽熱毒腫也癰亦

齊其至分疏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票物境也

天下遊疏相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疏老聃曰已

矣天下猶是也疏老子止之不許其性言天疏又請之老

聃曰汝將何始疏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疏曰始於齊疏

相矩魯人與齊相近疏至齊見魯人焉推而疆之解朝服

而幕之疏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畜子獨先離之曰

官人仕官之者皆也  
此以可見

口一米辱名也

口一貨財利也

口一病患害也在者尚  
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  
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竟  
謂此事皆自上好也老  
子曰不尚貨財使民不爭  
不貴難得之貨侯民  
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  
而使人使之自困無時  
而己矣得不至於此其  
意蓋言人

口一得正枉兩句即百  
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  
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  
退而自責即四支不披  
衣若已納之溝中也  
口一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

口一為難行之事而以  
其不敏為者為罪重為  
任不量入之力

口一為難行之事而以  
其不敏為者為罪重為  
任不量入之力

莫為盜莫為殺人

殺人大畜謂自此以下事大畜既  
有則雖戒以莫為其可得已乎也

離雀也畜猶也號呼上天哀而大哭怒其在盤故重曰  
子乎為盜殺人世間大禍子獨何罪先此遺雀大畜之  
條具列於下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疆相推  
讓以微朝服重為羅網以雁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當由  
斯起預張之  
榮辱立然後觀所病  
各自得則無榮辱得  
失紛紜故榮辱立榮  
辱立則奪其所謂辱而致其所謂  
辱矣奔馳乎夸眩之間非病如何  
如  
何貨財聚然後觀所爭  
若以知足為  
疏  
馳竟斯定  
今立

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

上有所好則下  
疏  
賞之少朝兒玩之以珠璣遂  
不能安其本分  
疏  
使群品奔馳困而不止欲令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君莫  
之失

則民則疏  
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  
自得矣  
疏  
國不祥故以失在己也

以正為在民以枉

為在己

君莫之枉  
疏  
無為任物正在民也  
引適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

其形者退而自責

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  
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  
人

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今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  
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適較已退而責躬昔殷湯自  
剪于里來  
今則不然疏  
之駁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  
我其是也

物而愚不識

及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  
疏  
所依憲章皆  
反物性藏匿

罪名愚不識故

大為難而罪不敢  
則皆敢  
疏  
難定

逐逐遂不計人之行程也  
強人所不能而乃罪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  
上之人其所生政令一  
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  
不偽乎強其力所不巨  
小以偽忘之強其智  
而不及必以欺心之過  
而無厭必為盜以輸  
之長我使之為偽為欺  
為盜也又誰責乎三句  
一併即就下句盜竊上  
結非推此一句意易明  
亦文法也

行之不易故決定

重為任而罰不勝

輕其所任遠其塗

而誅不至

適其足力

疏

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

且知力竭則以為繼之

將以避

疏

智力竭盡不免誅罰

偽曰出多偽士民安敢不偽

至日真偽

疏

誦

之風日日而生偽

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

衆如草於何得真

疏

夫智力窮竭論

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當責

疏

夫智力窮竭論

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

忘愛私私不責疏

年六十而六十化

亦能順世而不

疏

夫智力窮竭論

德高明照達空理故能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訖之以

與日之俱新隨年變化

物情之

非也

順物而暢物

疏

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

始時之是終

物情之

誠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非也

物情之

疏

變未始

有疏

故變為新以

疏

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

極疏

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

氏曰除日無歲遠瓊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生而

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無根無門忽介自然故

出者為能觀其門

疏

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

而測其根也

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

此何年歲之可像乎

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此何年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

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此何年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特其

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無出生無門理其如

口其生也必有根其  
也必有門但入不見  
又耳此是其所不可知  
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  
知其所不知者乃為至  
效此大惑之人也

且無所逃者言  
然而不知之知通古  
今微上下皆如此何  
然而非此理如何逃得  
然與然乎者疑辭也謂  
之然歟而其所以然果  
然乎子貢對曰然非  
與即此意也見衛靈  
公篇 然與音餘

大殺曰此亦自國  
人所同是而謚之上  
是字猶此字也

口進所進所居之處  
也奉御猶人言言對  
也搏幣者執其案其  
贊見之幣而後復  
人技翼之言有札也  
南湯亦也  
扶令人史靈

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我所不知物有知  
之者矣故用物之

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寡矣今不恃物  
疏所知者俗

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銳

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知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  
之人

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不能用彼則 疏已止也夫銳  
奇身無地 情取捨不知

體止必遭禍患 此所謂然與不然乎  
自謂然者天 疏各  
下未之然也 然

無處逃形也 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仲尼問於大史大殺伯常騫

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大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  
曰史衛靈公飲酒

為靈公者何乎 大殺曰是曰是也  
是無

盟交際不赴諸侯汝等史官亦  
大殺曰是曰是也

道之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預曰靈靈即無道之謚也  
此是且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曰是也

伯常騫曰史靈公有妻三人同盥而浴  
此男女同浴 史鮑

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以輔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  
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札

此其所以為肅賢也 疏盥浴謂也姓史字鮑衛之賢大  
幣者奉御之物 疏 夫也幣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

日靈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鮑良臣深懷慄慄  
假遣人搏提幣帛令我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札

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 其慢君復之甚也見賢人若此  
謚為靈靈則有道之謚也



曰恭敬也

曰沙丘右柳先有靈  
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  
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  
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  
然也

蕙一其子之贖可  
成靈公葬而不孝而去  
衛故一也

奪人奪取右柳之地理  
吳公

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  
一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

焉

男女同浴僑慢之甚忽見質人  
頓懷肅敬用為有道故謚靈公

殆其曰夫靈公也

死十葬於故墓不吉上葬於沙丘而吉拙之數仅得石

柳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

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子謂肅贖也言不憑其子靈公將  
奪汝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

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之二人

何足以識之

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知已然之出自然也

疏 沙丘地名也在  
盟津河北子贖

也欲明人之名謚皆定於未兆莊閔物情卒有升降故  
沙丘石柳先有其銘豈憑肅贖方能奪葬史與常壽註

曰一聚井為丘聚為

里故曰五里二里之中

有千姓百名人物由異

而風俗則同公以異為

同之喻也在里之言者

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

為同乃物同一理也散

同以為異物各具

一理也合百體以為馬

一體之上元馬之名此

散同以為異也立其首

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為

同也

曰一積而為山合而為  
水亦此意也合井而為  
公乃物之異以為同也  
有主而不統也言所主  
在內而無所統統則  
非自然矣正首乃物之  
理也出乎胸中者其理  
于万物同則自然相順  
而不相拒也不執不推

識 少知問於太公調疏

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公  
正也道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

調順群物故謂之太公

何謂在里之言疏 古者十家  
為五二十

五家為里鄰間五里風俗

不同故假問答以弁之也

名而以為風俗也疏

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  
而論之以為風俗也

合異以為

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

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疏

如采五里之言以為風俗  
斯合異以為同也一人設

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

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  
異以為是故丘積卑而為高江河合眾而為大大人合井

同也

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

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  
一 執相爲賜也五官  
列爵惟五也各職其  
職者何私輕重乎六  
人於天以之德時乎而  
文時乎而哉可用則用  
亦非相與賜也故爲全  
備之德

口一乃物各具一理故曰  
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  
公故曰不私无名者无  
得而名也

口一專導流行見然也  
吉凶禍福之主從伏无  
常或有前拂逆而又爲  
互塞者得焉失焉之意  
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  
如意也有自矜之心則  
如其固然比自不同矣

而爲公無私於天下則疏積土成丘山聚細流成

施教故能并洽八方混土天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執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由中出者

有正而不距自外入者太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

主無所執所以能合立里而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

受皇風既合物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能常有若本

情故順而不距無而由天賜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

則有時而廢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疏五

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疏殊職自有其才故任疏五

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文武殊

能大人不賜故德備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

唯文武凡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萬物殊

性自然疏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萬物殊

理道不私故無名疏夫群物不同稟性差異巢居穴處

物各得理故無功名也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無爲實各自

爲故無疏功既於物故爲無爲時有始終世有變化無

不爲疏不執此無而無不爲疏時有始終世有變化無

心者疏時謂四叙遞代循環世疏時有始終世有變化無

斯順疏謂人事迂化不定也疏時有始終世有變化無

自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至有所拂

定故老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至有所拂

已有所正者其定而猶  
淫之心有所淫者或失  
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  
故曰有所正者其有所差  
比辭也辭如大沃之中  
石木在一山初何介  
同壇即同地也木之  
度亦小充大皆可用也  
見此合異以為同也

者而有所宜於此為良於彼或以為宜疏拂斥也物情向此月蓋無定

為宜是以達道之自殉殊面疏各自信其所向也夫彼

逐已見而所向不同也有所正者有所差疏正於此者

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比于大澤自材皆度

無異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卑澤林籟極多隨觀乎

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有粗細

以為此之謂丘里之言疏總結前少知曰

然則謂之道足乎以道為名各道於理謂不足大公

口物不止於萬物也言  
万物其總數也期約  
也約言之也

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

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疏期

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

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猶虛通效理本自無名執其

功用強名為道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

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疏天覆地載陰

氣之中最大者也夫道能通萬物曰其大以號而讀之

則可也所謂道疏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已有

士子進高第

五

之矣乃將得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疏曰其功用已有

口天地陰陽亦形氣  
之總名也亦形氣不  
止於天地陰陽但以  
大者言之道之為  
公亦因大而借言之  
耳豈亦有道之名而  
言邪故曰已有之矣乃  
將得此哉

曰狗馬木可為類者也期此也曰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為此弁說則知大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曰一万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思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

曰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曰此而後有欲思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曰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此自是其同中一異者

曰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弱而友為通終而後為始此皆万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心盡力足說得个物字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成所以起者皆取之於无皆取之自然則其識至於此而止謂到這極

有名比於無名之理則若以斯弁譬猶狗馬其不及遠

矣今名之弁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疏

夫獨以狗馬二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

故不及遠矣 必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

生思起 問此者或謂 疏 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

道能生之 疏 從何生起以知發問欲弁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言此皆

非無 疏 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

所生 疏 復相生秋冬相殺豈閑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思去就於是橋起雌雄分合是庸有 為趣舍近起

陰陽之相照 疏 橋起自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思

四時相代也 疏 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

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疏

夫途乘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

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

摩而成其猶四叙變 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

易迂化豈閑情慮哉 疏 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

已往至於自然自然 疏 為實有名故可細可紀假令精

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

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皆物之所有自然而 疏 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史四敘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言之所盡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可說矣

口天子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日或使莫為者言莫之中初元主宰皆偶然余或使有主宰元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且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當孰否也

自化者言其自見之效讀猶謂也其目見之效豈能謂其言而知之所將為所欲為也其所欲為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其理也若以此理而分初之窮也無偏小之極不可謂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後發者過口或使則實者謂莫實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為則虛者謂莫實之中本无所主是虛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元則名實俱充而所謂充者終在未能併与充者元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塵大哉且言曰無名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

學雜錄

九

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物表無所復有故疏夫真理玄妙言知不道極物也絕於言知若

以言詮辨運知思慮但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玄玄之境

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

不原其所起

廢起皆自余此議之所止故無所議疏觀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疑神物表寂照環中

再乎所謂之言語道術議論休者也小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

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於其理

季真曰道莫為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

使物之疏

季真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切也明於理莫無也使為也季真以無為為道接

子謂道有為使物之切名執一家未為通論令少知問此之惡定臧否於素精妙理正徧者也

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解其所將為

太公

之言疏夫目見耳聞鷄鳴狗吠出乎造化愚知同知故當也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斯而折之精至於無倫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也

大至於不可圍

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未有一法非自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然獨化者也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自余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

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二邊故卒為過患也或使

則實

實自疏帶有莫為則虛疏無有名有實是物之

使之疏為也

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

口一忌者禁也未生之  
初不容不生既生而  
豈可得而遠阻也死生  
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  
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  
曰理不可觀

口一若以為或之便若  
以為莫之為則世之疑  
情方假世而起又安得  
為无累乎本如也未動  
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  
之已見其往者無窮矣  
未終也既動而止之時  
也就其既止之時而觀  
之已見其方來者无止  
以此而觀但混於无言  
方可含万物而同一理故  
曰言之无也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  
之或使謂之莫為皆未  
能遠離於物但見与物  
終始而已故曰与物終  
不能窮物則是有也謂  
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  
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  
者何可得而无之言窮  
不去也故自有不可无  
口一者以真実而觀道  
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  
世故曰道之為名則假  
而行二者之言皆為泥  
物而在知一偏安得謂  
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  
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  
語却別說兩何又妙

居指名實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疏支情苟滯

在皆物也情苟尚無則所在皆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於有則所

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境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亦疏未

之於言意之表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亦疏未

而後至焉也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亦疏未

焉未生不可忌突然自生制不已死不可阻吾不能遠

死何礙阻唯當通變任化所在而安字亦有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

作沮者惑也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身中

而身故不惑喪也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身中

猶莫見其自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身中

尔而欲憂之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身中

疑之所假死生不遠也理不可觀身中

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未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知其言無疏本過去也未

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感談或使莫

無有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或使莫

為言之本與物終始恒不為而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

本末也有物同於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

始斯離於物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

也疏夫玄道不絕非有非無故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疏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

由而行故假疏道大無名疆名曰道假或使莫為在物

名之曰道疏此名教勤而行之也或使莫為在物

一曲支胡為於大方舉一隅便疏胡何也方道也或

疏使莫為未諧虛效

口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魚謂之言亦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若我无所見則言不足以盡道言之縱多亦不南於形似而已故曰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然亦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知我按指海印空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為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來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於言意之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表則足  
足圓偏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  
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能契理既非虛通之道故盡  
是滯礙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而自介不在言與不  
之物也  
言道物極處非道非物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言默不能盡載之  
言默不能盡載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言默不能盡載之

### 莊子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郭象注

口外物身外之事也  
是未在外者也然紂之  
時賢者不肖者均被  
紂是不可必也皆紂事  
却併兼說以意逆可  
也  
曰其弘毅放飯蜀蜀脫  
而死蜀人以置風血三年  
而化為碧玉此事在傳  
載稍異其言似以聖聖元  
帝說運糧不至而殺其  
臣其血逆柱而上以明  
日之識於射律光其血  
在地夫之不裁則亦備  
所有之事也

外物不可必疏  
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  
萬緒惟妄大順順所在虛通若其逆物  
執情必遭  
禍害也  
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紂亡  
之所致俱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廢叔也  
不可必也  
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伴狂亦終不免  
殺戮惡來紂之佞臣  
畢志同紂所以俱亡  
人全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疏碧玉也子胥長弘外篇已解而言流于江者忠諫  
至疏  
夫差夫差殺之  
馬皮作袋為鴟鳥之形風伍員

曰孝已見逐於後母曾子未且悲泣之事想以共水火枝則走之事實之說此各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入之所貴而或害其身足皆外物不可也

曰木与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亦然火与金相守輝鎔之事也木本元火相摩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絃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不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花下而曰槐者槐能生大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記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不可也

曰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疏水中有火電也錯行疏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電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也有甚憂兩階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疏不能厚矣而志存域樂辱二境階溺於憂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電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也有甚憂兩階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疏不能厚矣而志存域樂辱二境階溺於憂

屍淫之江水故云沛之其弘遺謂放飯爾自恨忠而遭譖遂窮渴而死蜀人感之以置盛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誠之至也

已愛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疏孝已殷高宗之子應物唯變所遇也疏也遭後母之難憂

苦而死而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不愛不知况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

者唯當忘懷物我適可全身遠害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疏夫木生火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

是以域心執固而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

外物者燥滅之敗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所謂疏水中有火電也錯行疏乃焚大槐霹靂

也陰陽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電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也有甚憂兩階而無所逃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疏不能厚矣而志存域樂辱二境階溺於憂

成疏疎蟻猶休惕也不能忘情志懷

之間所希跛者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

也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瀟

生火甚多內熱疏

人焚和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

也利害相摩



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已監謂衆人海於利慾終身不悟至於滅天理而後已也

每馳心利害內熒如火天而闇則多累月固不勝火小而明則知分疏雖大而光闇火雖小而明照論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債然無矜遺形自疏債然放任不矜之良志精利害淡莊得道乃盡也亦不矜置文道理乃盡於此也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疏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任有為家業既

貧故來貸粟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疏諾許也銅鉄之類皆名爲金此非黃金也待莊

疏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莊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

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

曰監河侯說死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見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而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米邑之租金也

曰波五借曰水官也此亦必當時有此戲言曰記於此亦令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

臣也君豈有事於水而活我哉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

乎救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

乎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鮒魚然作色

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知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疏

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斗升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

有機宜苟不遲機雖大無益也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牯以爲餌疏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牯犍也鉤頭肉既爲巨鈎故大繩

曰巨緇大魚索也牯音界牛也

曰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爲鱸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口舖与陷同海水震  
蕩亦依

口色伴鬼神言此魚播  
動海水其色可畏也俾  
赫驚心也千里入皆  
聞其色而懼也

口厭厭飲而食之也  
輕才端量淺見之士  
也諷說道聽塗說者  
知其常而不知異其  
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  
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  
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  
鮪小魚也

口一懸令猶今揭示也  
係之係同懸揭之考令  
謂今賞格之類言見  
小之人飾其辭說于  
水于上求合其所示  
之令格微得之能况  
何故曰其於大達亦  
遠矣俗世俗之士也俗  
士不可与言經正之道故  
曰俗其不可与至世亦  
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口一此段蓋喻游說之  
士借詩登聖賢之口  
以丈夫為者自謂下  
曰臚自下語上曰臚  
傳者大儒為首而告  
其下也昔之文生於  
陵波賦墓田也生不布  
施何舍珠為謎富者也  
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  
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  
知

縣五十頭牛牛蹲乎會稽長竿東海疏號為巨釣期季不  
得魚蹲踞也踞坐

也踞其且而釣期季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  
山也

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自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伴鬼神

憚赫千里疏期季之外有大魚吞鈎於是牽鈎陷沒馳  
驚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鬣遂使自波如山

洪波隱日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死

莫不厭若魚者疏若魚海神也制浙江也蒼梧山名在  
嶺南榮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

自五嶺已北湘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

也疏未代堯季才智輕浮諷誦詞說不教玄道聞  
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輕字者輕量也夫揚

竿累趨灌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疏累細繩也鯢  
鮪小魚也擔

揚細小之竿繩趨走灌瀆之溝飾小說以手懸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疏于求也懸高也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  
以求高名令聞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

字作縣字古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  
宜亦大各有所適耳也疏人間世道夷  
儉不常自非

懷豁塵通未可以治亂儒以詩札發蒙大儒臚傳曰東

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方作其事之何若疏大儒碩儒謂大博士從上傳語告  
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日

光起儒弟子也發蒙為盜恐天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

口一接其髮者以下大儒  
小儒之語接撮也屢  
手按之也願頤下也控  
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則  
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  
徒徐取其珠而欲有所  
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  
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  
之意矣

**有珠疏**

小儒弟子也死入裙衣猶未  
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室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疏

此是逸詩又  
遭刪削凡貴

人葬者口多含珠故  
誦青青之詩刺之

按其鬢靡其頤儒以金椎控其頤

**徐別其頤無傷口中珠**

詩札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  
人道不虐行故丈夫儒者乃有用

之為姦則迹  
不足恃也

疏 接撮也屢按也鵬口也控打也撮其鬢  
按其口鍤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

詩札以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賴

老萊子之弟子出

**取薪遇仲尼及以告疏**

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  
蒙山楚王知其賢遣使召為相

其妻來樵取見門前有車馬跡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  
召我為相妻曰妾聞受人祿者必為人用制而之不能

俗上長也道下其行

之窮也末微也言其皆

微微有倖由之狀後耳

者面則視之不見其

耳也現若管四海即高

目以愛當世之患之意

為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其妻與逃於江

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近來薪也既見孔子故告其師曰

**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長上而  
末儻而後耳  
而上儻也

**視若營四海**

視之儼然似  
不知其誰氏之子疏  
脩長也  
趨短也

末皆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偃儻耳却近後瞻視

高遠所作忽忽觀其容儀似管天下未知子  
之族姓是誰怪其異常故發斯問也

老萊子曰

**是丘也石而來疏**

曾人孔丘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

**汝容知斯為君子矣**

謂仲尼能遺形去  
疏躬身也孔丘  
知故以為君子  
既至老萊未

語宜遺汝身之飾志於容兒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子

**仲尼揖而退**

受其言  
敬受其言  
感然汝容而問曰業可

口一躬矜汝身矜持之  
行也容知矣外飾也知  
悉慮也業可得進者  
言道業可得而學否  
也

口一世之傷一時之人  
應憐可憐也豈言傲然  
而不加之意汝為一時而  
受用其心能貽後世  
一也六皆言然而不  
顧也汝既知此道之窮  
百也

口寒窮也固宜也汝  
之道其窮知此是不知  
天下之非有非富貴所  
能及者故曰其受用  
及於此心同惠施重  
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  
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  
歡心為教焉以此自教於  
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  
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  
務進於此而已故曰中  
民之行進焉耳中民  
庸人也以名而相求  
引以惡版之計而自相  
爭也凡此各中民之為也  
下兩亦則本惟無所

口天也皆也反皆自然之  
理則无非傷道之事也  
不好靜而好動則无非  
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  
嗜者欲進不進之意以  
躊躇其事即不得已而後  
心也惟其无心所以每  
每成功載自負也汝亦  
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  
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  
垂終於此一句下得奇

口一河曲也阿門曲則之  
門也清江之神使我使登  
河伯

得進乎設問之今老萊疏感然驚恐竟謂仲尼所學聖  
明其不可進迹業行可得修進為世用可

老萊子曰世之傷寢焉世之患  
一世為之則其  
迹萬世為患故不

可輕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教成萬世之橋特聖迹而  
也疏驕傲則短祖之徒是也亦有作驚者云使萬代驅駑馬不息

亦是奔馳抑固塞邪疏固執聖迹抑揚於世已其略費及邪  
之義也失於本性故窮塞

民性不聚而皆自有疏亡矣本性心客生  
略無弗及之事也疏崖故不及於真道

鬼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疏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  
醜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疏可徧故教焉慢者多矣是

以用惠取人適為中民之行進焉耳  
怨府故終身醜辱中民之行進焉耳  
不可妄惠之相引以

名相結以德隱括也進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  
之謂也疏之人易進退故聞之堯美則

引慕以利名聞樂之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  
惡則結之以隱匿

其所譽閑者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  
閑塞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閑塞毀

譽則物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性全矣順之則全疏夫及於

不傷損擾連心聖人躊躇以真事以每成功  
靈並皆非正法事不遠本

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奈何哉其  
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載焉終終介矜不可載故疏奈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  
遺而弗有也疏義之迹擾攘物心運載於

莊終身不替此是老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萊訖訶夫子之辭也疏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疏宋國君謚曰先即宋元君也  
阿尚也謂闕阿旁曲室之門曰予自宰路之耕予為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

曰予自宰路之耕予為

口一冉欲殺之再欲活之  
每三逢疑而下火也  
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  
言用六而台七十二爻也  
龜又於人而不於己  
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  
不及也此意蓋謂

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疏自從也宰路江畔  
荆名姓余名且捕

魚之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人也

乎左右曰有君曰命余且會朝疏命召也召今君  
朝問其所得也明白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乎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

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

之曰殺龜以下吉疏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  
殺吉遂離龜也卜之乃剝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筮疏筮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  
二筮計吉凶曾不失中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

鑽而無遺筮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

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  
居其所能而不管於外者為全耳疏夫神智

也是故至人之外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華將

死灰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同而識

之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  
而用衆謀魚不畏網而畏鸚鵡

網無情網無情而得魚論聖  
人無心故天下取之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  
自私

任物疏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問  
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去善而自善

矣去善則善無所慕無所慕  
則善者不驕而自善也疏遺於尚之小心合自然  
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

口此下數句却况言世  
情以實之人有至智者  
豈能以一身而勝万人之  
謀鸚鵡之取魚飲其水  
而後尺其魚此有心害  
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  
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  
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  
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  
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  
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  
知明矣去善為善言自各  
之意則善自取我故曰  
去善而自善夫石五碩周  
石師碩人之師已教人者  
嬰兒之言言待求師  
而自善者言能言者同  
此則自然能言也天智

善者難為功正

七

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  
能言自然之喻也

**能言者處也**

沈然無言而自能者  
非鼓而學彼者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

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也率其本性自  
然能言者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得之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疏

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  
言宏博不揚俗心是以惠

施幾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疏

夫有用則同於  
夫有用則同於  
夫抗無用則全

其崖故知無用

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

始可語其用 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疏

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

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  
有用之物假  
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聖應  
其內

口執極也於是之外  
皆為深淵則不可行矣  
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  
不張之意故曰无用之  
用徐无鬼篇

故言不并數与  
夾

直事而發言言其外以暢事情情

疏直置容足不可得

暢事適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疏行必借餘地方能

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 莊子曰人有能遊乎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性之所能不得不為

為也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 疏 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

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異自有聞言如影隨身

有智皆救麥故以之能其不得不由 夫流道之志决

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 非至厚則莫能任其

疏 流蕩逐物逃避不反果决絕滅回而不移此之志行

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直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  
之意謂 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 人之所好不避  
其如也 疏 愚  
是非死生以之

之類也志怒然雖復蒙蔽覆沒身遭顛墜亦不知悔又  
馳逐物情急如烟火而不知回顧流道決絕遂至於斯  
耳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時  
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舜禹應時相代為君  
臣也故世遭華易不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道之  
徒不知故曰至人不留任焉唯所遇而曰之疏夫世有  
此事而行之是故達故能與化俱也疏興廢隨  
人曾無留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而學者尊古而疏夫步輒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  
異今失其原矣化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豈曰清虛  
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隨時曰物疏稀韋氏三皇已前帝号也以玄古風御御  
乃平浪也疏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湧之而不失

口微通也得自然之理  
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  
視聽為真聰真明真智  
之所嗅味為真真真  
其心之所知者為真真知  
德為至德定壅之塞壅  
礙也哽之咽而不通也  
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  
道苟至礙哽塞而不能  
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  
止迷而不知止也既覺  
形迹則眾害生矣息生  
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  
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  
知覺所謂知覺者得此  
息也人真不然而感於  
不當其理者豈天斲之  
不謬不當也天理之  
人心日夜存見其死寂  
昏目何何宜其息故  
天之穿之目夜元降穿  
心也教也元降元止也實  
亦心也教也人以物慾而  
自感是塞其寶也  
顧乃也

其性乎斯由尊古里今之弊也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避  
當時應務  
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何彼教不學教曰彼性兼意不  
彼彼意自然故兼而用之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  
則夫萬物各全其我也疏彼我非學心而本性具足  
不由學致也兼意不彼者稟兼教目徹為明耳徹為聰  
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鼻徹為顛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疏徹通也顛  
事也夫六根無擁故致聰几道不欲塞壅則哽哽而正  
明不滯於外故為德也  
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跖則眾害生物之有知者  
不泄而相騰踐也凡根生者無知疏夫生六根廢不可耳聞眼見  
恃息亦不恃息也疏鼻息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

口胞膠膜也人身皮肉之內有重膜包絡此身重閣者空曠也人身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王之以天理自承則謂之天遊勃發爭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縱蔽塞不天理之名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天相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嘗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素之

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生心自湯溢矣暴怒而不自安則名亦蕩蕩矣言併与名失之也有識急之意而後警度於智謀之事誠与弦同有爭競之心而後習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杀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道遊遊豚豚果然之果也未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擬見子官事官事不可子也鉅鉅田器也春兩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修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其草木其如木之得雨而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与倒同子義曰霜倒並蓮即此倒字跳躑之人豈能賤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始知其必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王者

若乃口滯桑中之色耳流濮上之聲鼻滋肅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根竅徹則氣息通而生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理全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 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馳逐前境或竅六哽塞以害生崖通蹊二徒皆不當理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斯並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事 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 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實無常運 任天實 疏實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乃開 疏壅塞根竅滯溺不通 胞有重閣閣空 兀閣空也言人腹內空虛故容 心有天遊遊不 疏空虛 然之道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發爭也 疏勃發爭鬪也屋遊其中 疏室不空則不容

受故婦姑爭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攘 疏鑿孔也攘則 道不遊其心則六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能根逆不順於理也 勝也自然之理有奇 疏自然之理有奇 故修德者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 過其當 疏過多者為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暴則名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器名既過者 美於德 疏必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謀替乎 該該急也急而 疏替考也該急也急難 知出乎爭平往 疏則無 用 疏夫運心知以出 柴生乎守柴塞 疏柴塞也守執也 知 疏竟則爭鬪也 疏域情執固而所 造不 疏衆之所宜者不 疏夫置官府設事 官事果乎衆宜故官事立也 疏條者須順於衆



方生後者自校也... 去而耕種之物又生梗... 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 成也由此而規則成敗... 得喪死生禍福皆當所... 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 德蓋乎台而下皆容心... 之失也能无容心則有天... 遊矣

皆子斯切又子智又誠本... 亦作誠音誠... 口靜然者安然也補病... 者去故即新給未而解本... 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 者可以補而全之美皆音... 剪滅音滅皆滅者屏除... 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 優游而至老遲急也能... 寧其心則可以止遲矣此... 三句皆言既失而復循楊... 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 金然若是勞之務也若... 是則絕言其已見物累之... 若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 自得之人實中本來然... 自得則不問及此矣然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備非佚者之事也所備所其無逸之所

口曰未嘗問一句又生... 下四句誠字駭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誠之也... 神人則无此重賢者以... 感德而誠之世聖人則... 無此矣君子則以名名... 而駭其一國賢人則无... 此矣小人當受以求合... 於一時君子則无此矣

演門宋城簡各也似善... 反... 口演門地名也善數孝... 也以孝而得爵遂為官... 師其當無人慕之乃至有... 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 為累也官師猶令自官... 負也

人之宜也若水... 春兩日時草木怒生... 之則禍亂生也

有疏 鋤鋤耜之類... 而牛於其農具方始...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修其除... 不可不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可以補病... 非不病... 疏 適有煩躁之病者... 皆滅可以休老... 非不... 老也... 速也... 者安靜可以止之... 未嘗過而問焉... 若夫是猶有勞故... 佚者超然不顧... 靜者以對治之術斯

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之也... 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 風彩清高故未嘗動而顧... 問... 聖人之所以誠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神人即聖... 人也聖言... 其外神... 駭駭馬也神者不測之号聖者蹟迹... 賢人所以... 言其內... 之名為其垂教連人故不過問... 證空為賢並照為聖... 君子... 誠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從深望表故不問之

所以誠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 何以人物君子故... 連諸侯之國賢人捨... 有故...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趨步各有分... 高下各有等... 不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疏... 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植之徒... 演門有親死者... 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 慕賞而孝去真... 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遠矣斯尚賢之

只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之亦相率而隱於水跋與躄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若予之而已已自可矣三年之後申徒狄文莫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六好名之累也

跋 音存字林云古躄字徐七旬反又音尊 筌七全反

蘇香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背也躄大考及兔置也又云兔置也係其脚故曰躄音音古縣又福巨亮反 口一上面既說了却以筌蹄之語結下亦与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也格

同筌蹄取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无用矣言意也得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与言篇文亦精細在兔意在於得免也

也 疏 宋明也亦有於寬者隨字讀之東海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惟宋君知其至孝遂加爵而為知卿

毀矯性偽情曰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

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疏 堯知由賢禪以九五酒耳

務光不受訶罵嗔怒遠之林簞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椽非閔矯偽以慕名紀他聞之師弟

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三季申徒狄自以躄河 其波

性遂至 疏 姓申徒名狄並隱者姓紀名陀聞湯讓務光於此 恐其及已與弟子跋躄水傍諸侯閱之重其

廉素時徑吊慰恐其沉沒狄閱斯事慕其高名 筌者所

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疏 筌

筌也所以所為之故字從竹亦有從草者意其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木草於柴木蘆葦之中以取魚蹄兔置

也亦兔置也以繫係兔脚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

而忘言疏 此合論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兔本曰筌蹄而非玄理魚兔得而筌蹄

志玄理明而名言絕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

哉 至於兩聖無意乃 疏 夫志言得意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莊子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